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孫晋元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

明　楊士竒等　撰

用人

宋高宗建炎間編修胡銓論臣寮陳乞子弟差遣疏曰

臣勘會銓司近年銓選人倍多負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歳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使行衝改或已注授却

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幹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覰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計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餘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

司遵守施行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除尚書省長貳與并除樞密二臣劄子曰臣聞謀之貴衆斷之貴獨今天下大政一歸於陛下宸斷惟是賛襄彌綸同德協謀者則不厭其衆且多也竊見尚書省比闕長貳而同知樞密院事亦久闕而不除雖用近制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筦揔兵之地各有任屬安可久虛其位哉伏況近年財用匱乏民力困弊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贓害民請屬

成俗軍政不立邊防未完陝西並邊諸州地震彌月壓傷軍民京東淮南浙西積水被野有害秋稼此正陛下敷求輔佐振舉紀綱之時也臣愚伏望睿明博考天下之公議慎選當世之忠賢以補政府之闕使之上賛聖治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海内幸甚

景衡又論宗澤劄子曰臣竊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事未知是否如何澤之為人及其為政固不能上逃聖鑒第未知果指何事而言也若只緣拘留金國使

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只緣忠義所激出於輕發未盡識國家事體耳又未知别有何等罪犯也然臣自浙度淮以至行在得之来自京師者皆言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鉏强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歴歴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以為去冬京城之内不能固守良由大臣無謀尹正非才之故使當時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亦未至如此其酷也往者不可咎来者

猶可追今来只校其末度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大節則臣雖至愚竊以為過矣況澤昔在河朔遭遇陛下遮留拱衛繼參幕府宣力為多今尹天府其績効又章章如此則其所為終始亦可考矣而議者獨不能少優容之其不恕亦甚矣乎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其擇人居守尤非他州別路之比今若罷逐澤則當别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若有其人則除授交割尚費日月兵民亦未信服

防秋是時計將奈何若未有其人則澤未宜遽然更易也人材難全久矣惟聖人以天地為度包容長養兼收而並用之庶幾其有濟也其宗澤伏望聖慈上為宗廟社稷下為京師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委任使成禦戎治民之功天下幸甚臣無任懇切拳拳之至

景衡又論黃潛厚除戶部尚書劄子曰臣伏覩近降指揮黃潛厚除戶部尚書除目始下外議紛然咸謂潛厚是宰相潛善親兄遷拜亦既超踰職事又為同省此為

可略理實未安臣蒙誤恩適在言責雖欲黙焉不可得也竊惟官有親嫌義當廻避不獨祖宗成憲蓋亦前世不易之制也今州縣小官凡係内外之親稍有服屬則當引嫌求避又況文昌六書實隷宰相而可兄弟並處者乎前此潛善在中書門下省而潛厚為户部侍郎理固無嫌既除宰相而潛厚尚仍舊職議者惑焉而未及論列者豈非以其除授在前故耶今者忽從列侍進長地官横恩驟遷實駭觀聽竊聞潛善潛厚各有章奏乞

行廻避臣愚欲望睿慈特從其請一則示朝廷至公不為貴近屈法一則使天下知宰相不私所親以成潛善兄弟之美所謂一舉而兩得也願賜采擇

景衡又乞令黄潛厚回避第二劄子曰臣昨具劄子論列黄潛厚於宰相潛善為親兄今來所除戸部尚書實有親嫌其逐人各請回避欲乞睿慈特從所請以示至公以成其兄弟之美至今未蒙施行臣聞法者天下之法也當與天下共守之若朝廷先自違法則何以責天

下之不守法者哉且州縣小官茍有親嫌而不回避則監司郡守必按劾之若朝廷之上兄弟之親不自請避而諫官御史又不論列是天下之法只行於郡縣之間而不行於朝廷之上也如此欲望人心服而治功成不亦難乎且使今日諫官御史畏避而不敢言然公議終不可掩也它日必有言之者竊意陛下亦必追咎臺諫阿附而不盡言也故臣寧得罪於今日不敢得罪於它日況潛善亦累曽奏乞回避陛下正宜從之是不獨成

潛善之美亦使臣免它日罪戾不勝幸甚所有潛厚除戶部尚書指揮伏乞改正別與差遣

景衡又奏乞差張瑱知和州劄子曰臣訪聞和州境上數為盜賊侵擾有本州通判張瑱者廉明有吏幹郡人愛戴之遂設方略嚴守禦賊不敢犯比瑱罷去賊遂破城縱火官府民居一日而燼瑱雖以年格并知州資敘得請宮祠聞其精力未衰尚可為郡若朝廷以和州兵火之餘欲擇守臣宜莫如瑱夫用人在乎因任而已試

得其成效斯可以無疑矣臣與瑱未嘗相識得諸士論如此故輒以聞願賜裁擇

元年知開封府宗澤條畫四事劄子曰臣聞人君職在論一相昔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臯陶贊舜去四凶而後九德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贊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德格于皇天是知不仁者遠不能播其惡於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以成大功也以人君深居九重其彌縫

燮理鎮撫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説而商中興憲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於稠人廣衆中不以親踈不以遠近不以夢不以卜虚心考察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

邪勿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玆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四年中書舍人綦崇禮舉仇悆充監司狀奏曰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行在從官各舉可充監司者右臣伏覩起復朝散郎新差知建昌軍仇悆性資忠厚趣操端方進士登科富於學術歴任縣道皆有治迹律身無過疾惡如讎其為政以奉法循理為務抑豪右伸寒弱不撓

於彊禦不詘於勢利所至而人思愛之使其當一道之寄必能激濁揚清除民疾苦如言者之論令保堪充監司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有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録奏聞

崇禮爲兵部侍郎面對第二劄子曰臣聞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其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其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志於國者不計一巳之毀譽而惟天下治亂之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

治亂而惟一巳毀譽是恤然而効力於國其實甚難而世未必貴竊名於巳其為則易而且以得譽二者之用捨繫風俗關治亂有天下者不可不察也昔西京之士惟其徇國而不求名故漢道以昌司馬氏之臣務為浮虛而無實用故晉室以亡前世之鑒其可忽諸臣竊觀今日士夫之俗而知國家之不競盖在於此無激昂奮勵之志而以循謹自持為賢無捐軀致命之節而以全身遠害為智方聖哲馳騖惟日不足之時則知無不為

者所宜貴也而見謂生事當黎元凋瘵勞來還定之日則服勤州縣者在所尚也而取譏俗吏以至避言利之名而常賦經用寖以不理要觧事之目而舊章故實多所廢格若此之類皆便已自為非國家之福豈陛下所利哉臣愚伏望睿明深燭厥理凡官人賞罰之際取其能濟時用有益於國家者進之察其虛名無實欺衆要譽者退之黜陟既明好惡既彰則人材風俗從而丕變而真賢實能出為陛下用矣

高宗時崇禮講筵殿進呈劄子曰臣觀光武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故朱浮嘗上疏譏諷苛察謂帝信剌舉之官黜鼎輔之任有所劾奏便加免退然則能以令終者寡矣及浮為司空而坐賣弄國恩免又以陵轢同列帝每銜之但惜其功能不忍加罪則是凡所見黜蓋亦有以自取非獨苛察之為咎也如馮勤早以材能為帝所賢在司徒之位欲令以善自終乃引浮為

戒丁寧反覆勉之以忠臣孝子之誼於是勤愈恭約盡忠以任職親重殁而悼惜之推是心也彼於三公大臣夫豈不能保其始卒之恩哉惟其人耳昔伊尹告太甲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此伊尹事君之志而詩稱仲山甫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宣王任賢之美為人臣者其上如伊尹其次如仲山甫亦已足矣揆之言行考之詩書所美者在此則勤之為賢於斯不疑嗚呼君為元首臣為股

肱一體相須休戚同焉苟過則稱君固非人臣歸美之誼而移過於下亦非人君罪己之實惟君臣各盡其道則上下並受其福此魏徵所以願為良臣也臣區區効忠于此惟陛下加察焉

崇禮又論朋比劄子曰臣伏見近者陛下特奮英斷以其等朋比姦回斥去不疑邪正既分中外咸服竊惟兩省政令所出都司紀綱所在臣恐後来居職者或懲羹吹虀不復論事寖以廢職彼朋比之徒蓋皆依託正義

果於侵訐一唱十和以售其姦雖被斥逐猶自相稱譽未必貼然退聽今既更用若廢職不舉鯁言不聞是使其徒得以藉口下則鼓惑流俗上則歸過朝廷為害不細臣愚欲望聖慈特出睿訓戒諭在官者使各舉職盡言開肆厥心毋懲前事務以闢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仰副陛下焦勞念治之意

崇禮又乞漕司官通共應副財用劄子曰臣伏見諸路轉運司官多係雙員以上自來朝廷於本路有所興作

或供軍之類漕臣應主其財用者往往指名專委一員應副蓋欲獨任其責而事能倚辦也然所委之官不惟茍欲事集以免咎罰既專應副便有希賞之心不暇顧其經費則必督責州縣凡所有錢物或盡用無餘本司官不預差委者以其有被受專㫖勢亦不能留占徒致紛爭及漕計不足則又督責州縣取於常數之外而州縣受其弊矣州縣受其弊則百姓被其害矣此蓋從来朝廷未之思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㫖自今後諸路

應有非泛用度其漕司官吏不專委並令通共應副施

行

崇禮又面對第二劄子曰臣竊觀蜀地自昔蓋多英才

由漢司馬相如王褒楊雄相繼之後世不乏人至于皇

朝尤賴其用如陳氏堯叟堯佐堯咨范氏鎮百禄祖禹

蘇氏洵軾轍皆蜀人也其餘知名者未易悉數兵興以

來衣冠奔播川蜀士人多還故鄉就便從辟不出四路

今行朝累年在廷更無蜀人而近自江湖遠至荆淮閩

廣州縣閒亦罕聞有在官者此豈陛下旁求俊彦立賢無方之意耶近者徳音雖有指揮仰宣撫監司郡守於未有差遣人内擇可用者具其才能以聞願赴行在者不得邀阻固盡善矣臣愚猶以為未也伏望聖慈深詔大臣先行搜訪選擇材實素有聞者不以有無差遣不待去處薦名直從朝廷號召而收用之以示陛下公天下之心以慰彼方士大夫之望

紹興間張浚議任事上奏曰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

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
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
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
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
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髙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
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
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
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

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二年浚又上言曰臣昔歷考傳記深究前代得失存亡之因竊觀漢高祖所以屢危而復振不過豁達大度信任三傑耳夫漢高祖承亡秦之餘自始及終以此道平定天下是知寛洪任人真御天下之長策方今金人狂暴無異亡楚陛下承祖宗二百年之緒仁恩惠澤沛然在人而又聖德日新著聞天下中興之治夫何遠哉臣

愚願陛下鑒漢祖之所以得天下者黙而識之事有疑貳與之更新舉能用賢期以信任盖自崇觀以来士風寖壞學儒為業者往往背道而營私故進說於人君者或懷朋黨之私或快宿昔之忿遂使大臣不得行其志小臣不得盡其才且夫郡守方伯之任亦已重矣往年被論者動輒十數相繼罷斥跡其所攻率多舊過臣謂處今之職贓汚不才民實受害按而得實黜之可也而指擿往事虛實未明數郡之間迎送不暇此豈為國家

計乎況多事之日利害有大於迎送以此推之近臣進退將帥用捨尤當謹審且布衣之交尚有腹心相與者緩急之間誓死期許況陛下以帝王之尊御天下之大欲致中興欲平禍難非得社稷之臣數輩信而任之果何能濟邪至於夷考其大節究觀其忠義求之於始信之於終此又陛下之所優為臣愚願併以為獻

浚又條具四事上言曰臣嘗觀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賢以言其德能以言其才當今大亂後國勢紛擾與

創業圖事者無異才德兼全之人不可以盡得猶宜專取實有才能者是以漢興之初如陳平無行英布犯法彼其智勇果有益於實用亦略而取之如責細行事形跡漢何以立四百年之基也又況言語文詞之士徒以親近之故先獲任用宜力四方之人豈不解體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詞必繫於師之上六蓋上六師道之終也用師之始則異於此時然其所謂勿用非盡絶而不用也特不使之居廟堂處上位而已觀

孔子釋文象之辭謂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使其非居廟堂處上位何以至於必亂邦乎此事在陛下心曉獨斷以助成中興之業無惑腐儒紛紛之論致臨事緩急無可倚仗之人伏乞睿照

浚又上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内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巳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

自古賢聖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浚又議皇極之道上言曰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

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碍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況於不忍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

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

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

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

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

陳之

浚又議進退人才上言曰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

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

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

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竒略寖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疎遠此無他葢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

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已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浚又言曰臣前日親奉玉音訓諭以謂有天下國家者凡以為民令刺史縣令之官未盡得人令臣選擇臣私自喜幸仰慶陛下酌見治道之原顧雖愚庸願竊有獻當今治民之官少得其人者無他蓋因内重外輕祖宗

之法盡廢故耳流落于外者終身不獲用經營於内者積歲得美官此治道之所以分而斯民之所以不被其澤臣請一二而數之稍有時望躐序而遷雖無實效及民忠言補上而身已富貴矣此其一也大臣取人假借拔擢英豪之説曽未踰時便居侍從進用如此孰不歸心故其所言所為求報於人主者少求附於大臣者多此其二也士大夫一居州縣遂無進身之望貪汙自謀不顧廉恥此其三也受知於大臣其身速化惴然惟懼

斯人之去也毀譽由此而不公議論由此而不一分門戶立朋黨無不至焉此其四也富貴可以倖得名位可以巧取其修身必不專其為學必不篤罔上賣交惟利是視風俗何自而厚哉此其五也所用之人既非素望夷狄之所輕侮天下之所憤疾此其六也不歷民事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事之舉安能中理此其七也一歲屢遷官不修職其視公家之務殆如傳舍此其八也夫內重外輕其害於天下百姓且不便於國家之計如此

可不思所以變其道耶雖然驟而行之人情駭愕是非共起無益於事惟徐徐而理之事事而正之磨以歳月治道可復也

浚附子栻入奏曰臣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得失利害君臣一體不容秋毫之間然後上下觀望響應影從事克有濟如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周其次管仲之於齊諸葛亮之於蜀書傳所載始終可考不然作舍道邊何日可成安

危禍福之幾其應不遠可不畏哉恭惟陛下天錫勇智
接踵帝王而臣區區首蒙眷遇任以邊事所恨臣學識
淺短不先其本屑屑於軍旅之末負罪聖賢咈違天地
以致將士失律讒誣繼興蓋内治未先立而從事於外
其應必爾皆臣不知本原孤負陛下以至於此早夜悔
恨事無所及臣今衰老況復誤事如此天下士大夫之
心其誰復信之而陛下亦安得不有疑於心在臣去就
所當審決今邊隅粗定軍旅粗整敵以傷敗之故其勢

本能為竭國之舉而臣以孤蹤跋前疐後強顔閲日動輒掣肘平日之氣消磨殆盡陛下將安所用之伏望陛下深為國計精選天下巖穴之賢付以中外大柄任之專信之篤如前數君所為謀出於一而使之旁招忠信之士相與參濟不使小臣得以陰間不使異議得以輕揺先内後外以圖恢復庶幾月積其功歲著其效太平之期有可望也載惟陛下當至艱至難之時遇古未有之強敵若非君臣相與為一朝夕圖回均任其責不較

利鈍終期有成誠恐歲月易流後悔難追甚可痛惜也

臣老矣罷戾又積伏願陛下矜憐賜以骸骨使之待盡

山林無令出處狼狽取笑天下後世臣不勝大幸

浚又議彈擊上言曰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

明治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

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

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

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

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摰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盖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紹興四年王之道論擇守令以結民心上奏曰臣聞孟

輙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國家承兵火之餘斯民凋瘵為甚而扶持至今乃中興之漸者祖宗之德澤在民心而民心未厭也臣愚以為今日之急先務莫大於結民心而結民心者無踰於擇守令自陛下即位于今八年未聞其人出守其郡出宰其邑親遣而問之曰當今作郡以何為先當今作邑以何為急者其在官也亦未嘗察其所言驗其所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亦未聞勞

而問之曰爾之作郡除民之害者有幾興民之利者有幾爾之作邑戸口孰與昔盛耕桑孰與昔富而觀其人材考其政績擢為公卿百執事者伏望聖慈憫斯民之疾苦鑒孟軻之至言明詔内外臣僚内而監察御史以上外而牧守監司以上並保舉所知堪為監司守令者各三人使明言其所長然後名赴都堂命宰相擇而用之朝辭之日陛下間延對便殿訪以得失審其賢否丁寧告戒而遣行之庶幾監司守令知所以愛民天下之

民亦知陛下之愛我如此其至也故緩急可使如左右手為人君而天下可使如左右手茲古人所謂仁者無敵尚何外侮之為慮哉

吳伸論大臣非辜書曰正月二十九日右廸功郎新授監廣州寘口塲鹽稅臣吳伸謹齋沐裁書昧死臣聞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

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臣不敢失君臣之禮臣讀至此每興嗟而不能自已豈舉世無髙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於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為天下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倡惡寶位遷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皆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於能赴國難者尤鮮其人獨一張浚

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誠一發勇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大寳張浚之忠聞于八荒達于皇天豈特敵人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申蒯陳不占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猶且義之况於倡天下之大義立不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貶竊謂張浚賢於高赫遠矣嗟夫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餘而智不及臣請為陛下畢陳其説臣聞張浚之帥陜右也憂國忘家見

危致命食不兼味禄不羨餘聞利國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唯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眛左右之譖言執一已之私斷失五路之地蚵數萬之師覆軍陜右延敵窺川取怒朝廷斂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説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絶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

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患古今皆有且夫為臺諫者必欲速為侍從為侍從者必欲速為輔弼為輔弼者必欲速專鈞衡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輔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正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薦擢更易差除在百寮必嫉之若

不羣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墜之階朋黨不得少固其位萬一衆口銷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宫之竒而晉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籌策得施借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實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者復有幾矣萬一忠臣見逐

必有不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忌其忠設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罪去豈不墮敵人之計乎臣聞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爲齊侯諱之故古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起兵三十餘載北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醜類孔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當百萬貔貅深入重地之衆如碬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尚能枝梧數年與

之相持及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盖亦張浚之功也若曰失陜西之地潰五路之兵為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帝禍延今日遂使翠華廵狩於海濵賊臣割據於中土當時用事之臣比之張浚罪狀有差如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設若寘浚於罪地使後之有功者人人欲與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以張浚為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絶忠臣之路乎臣竊見里巷交談人人為浚危之咸曰

其黨其人欲有言也張浚之来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陛下雖有襄子之明必不能却如簧之言以保全之若然則張浚未来則其罪緩張浚即至則其罪速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張浚罪逐將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惡張浚即来則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遲遲其行豈非畏人之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歸羞澁其行乎方其未至巳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罪之何疑

臣又聞道路之言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羣而攻之不特羣而攻之必使之罪去而後已嗚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而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遏而庇之非親非故雖有小過必捃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其身可痛惜哉嗟乎言張浚之短則易為張浚之事則難若試以言張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績尤甚於浚矣臣竊謂艱難以来未有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浚罪去不

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一賢勝百萬之師若賢者不容於朝且欲修政事而禦强敵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之忠亦至臣恐巧言易入聽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晦其跡實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

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勢位則相邈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於浚也今論張浚之一身而玷及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於今日必歛怨於他時臣之棄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愧者臣自謂視富貴為甚輕以忠義為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使臣終身不得仕進爾至如張浚復辟之忠古今所難臣實慕之使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披肝瀝膽聽之罪之

唯陛下所命焉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伸昧死百拜

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為比觀文殿學士李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墮無堅城陛下将誰與立國哉張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来效

九年綱又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祓畀以帥權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召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以一人之毁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陛下之淺深顧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違遂允其請

八年趙元鎮援潘良貴常同事上奏曰臣昨日入省致

齊不嘗趨朝奏事伏見親筆批諭潘良貴及常同差遣
臣以不簽書刑罰文字兼職名未定須俟面奏然後施
行臣嘗謂朝廷貴在安静安静則和氣蒸薫天下自然
蒙福今幸朝多君子無乖異之人攙攥其間足以坐致
安静之風而良貴天奪其魄輕舉妄發而常同輩又不
分别曲直隨俗毁譽自作不靖致此紛紛仰惟陛下以
日月之明照臨百辟天威神斷曲盡事情在臣之愚無
復可議然尚有一得之慮欲已不能冒犯威顔無所逃

罪臣於此數人者何有厚薄之異至於進退取捨實關
國體在臣不敢不言也張絢良貴皆二浙之士與臣本
無契分常同雖嘗薦之然自作言官屢以語言侵臣臣
嘗因此懇求避位子諲始識於种師道宣司幕中雖戚
里貴游子弟而好學樂善文雅有餘平日交游議論之
間凡有補於正論有助於善類者未嘗不竭其誠心士
大夫以此稱子諲而子諲亦以此受知於陛下至如良
貴常同輩皆子諲素相欽重者今常同既出張絢決不

可留是因子諲而致此數人相繼而去恐於子諲不甚光美亦非其本心也臣輒獻愚忠願陛下少留聖慮如子諲無罪不當外補或陛下不欲私潛藩之舊即乞優與職名處之近郡非晚復可召用良貴與次等職名即與小郡與本等職名即與宮觀如此則重輕一分而賞罰之意天下曉然知之矣常同張絢且降不允指揮俟行遣良貴等了絶然後徐為區處或移閑慢或令補外無不可者庶幾朝廷安靜士論厭伏足以彰陛下包納

狂直之美而子諲去就之間亦復盡善矣且良貴等今日之過誠不可恕若考其平素亦曰端良之士倘一旦併逐深恐子諲心懷憂欝益不自安葢其人畏義而樂善故也臣區區愚直豈敢懷私黨庇如陛下不以臣言為然即一如親筆批諭行遣未晚然臣待罪宰輔實不欲吸吸之徒妄議朝廷亦所以愛惜子諲耳不避煩瀆重取誅譴唯陛下深加省察臣不勝萬幸

高宗時元鎮又上奏曰臣適蒙陛下降出任申先辯訴

言章奏狀緣兩日假故未及進呈又緣親筆不敢住滯
為復只令行出或容臣二十一日奏禀訖然後施行從
来從官落職不可無名必坐其奏狀乃降指揮臣詳觀
申先所陳意以論列沈與求因緣致此言誠過差不為
無罪臣願陛下廓天地之量少賜容忍以全事體若所
言别無過當則何緣落職唯其肆言不屈衆所難堪而
陛下能容忍之是乃盛德事臣區區之愚尚有曲折唯
聖聰省察中先之得罪於陛下激怒於衆人本因與求

之事今若坐其所奏落職行遣臣恐張浚不免憂疑而章惇蔡卞之黨懽忻鼓舞於外矣以陛下寛仁大度不能容一狂直使大臣不安羣小交賀臣竊為陛下惜之臣備位宰輔無所補報唯有朴忠敢不竭盡

貼黄臣於申先非有所厚昨申先論列沈與求臣深不以為然亦嘗奏禀計陛下尚能記憶今申先奏章有議者謂臣不當與臺諫立敵此臣戒申先之言也又言大臣方行臺諫之言以示無私則申先

於臣不無怨望而臣不避譴逐輒敢冒瀆聖聽誠以責一申先為小故而其間所繫利害為甚大臣非敢倚張浚為重陰濟其私意也伏望睿照

元鎮又奏曰臣嘗以任申先落職事敘陳曲折煩瀆聽聽伏蒙聖慈俯鑒愚懇特賜親筆許令奏禀訖施行仰認天地之仁少霽雷霆之怒不唯申先保全進退亦使臣下遇有所見得盡區區無所隱避則陛下涵容之德高明溥博闊略細故所志者遠大矣幸甚幸甚然臣尚

有欲告於陛下者初陛下以伯雨之言追貶惇卞録用中先所以旌别淑慝明辯是非雖在九泉之下猶知懲勸則足以為萬世臣子善惡之戒當時中外咸知此道復興者以陛下聰明絶人洞見底緼不為浮議所惑而臣亦不量微薄不避衆怨身任而當之今曾未幾時申先乃蒙斥逐誠以臺諫四人之請陛下不得已而行之若又因其赴訴之言更加削奪則非所謂十世宥之之道也臣恐惇卞之黨有以窺伺聖意禍機一發姦計遂行

不特申先粉碎雖如微臣勢難苟免是不得不懼臣故
輒為申先一言亦所以自為謀也併幸慈憐矜察
直龍圖閣李先乞委官節録封事劄子曰臣恭聞陛下
因城内火災惕然恐懼延問近臣憂形于色乃發德音
下明詔以求直言此甚盛之舉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數
遭變故倉卒之際即下求言之詔勤勤懇懇發于至誠
然踰歲閱月國勢日削敵勢日強盜賊益熾百姓益窮
天地之變水旱為災星辰失度寒暑反時此豈盛德之

報也哉臣意陛下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故也今艱難之時懷憤獻忠者當累及之臣竊慮封事之多未易省覽不免壅積是徒為文具而已臣伏見仁祖時嘗委張方平司馬光詳定中外所上封事盡心料簡合於義理可施行者雖文采不足一一奏聞光與方平亦嘗奏乞其間識慮稍出於衆開陳政體文采詳明者乞賜召對面加詢訪果有可采籍其姓名隨才擢用今中原士大夫輻湊東南所獻封事豈無公論臣愚伏望聖慈

檢會祖宗故事專委侍從官二員擇其公忠端亮者俾之遴選據所可取者節録成册每季或逐月進呈以備乙夜之覽忠言嘉謀庶有禆益以仰副陛下恐懼修省艱難求助之意

光為禮部尚書乞增選臺諫狀曰臣伏奉二月九日手詔節文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俾侍從之臣遵前後詔書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臣猥以庸虛冒居從列天變如此既不能仰承聖意有所建明又不能薦舉一

人以應明詔雖陛下不以為罪臣實愧懼臣伏見朝廷自罷制科踰六十年矣士子唯習經義爲有司應用之文一旦責以賢良之舉當具詞業繳進悉如嘉祐故事臣竊謂實難其人又近年以来風俗駸駸㝡壞士大夫唯務依阿操求濟之説畏沽激之名不以堯舜之道事陛下當今𨇾開言路而嬰鱗犯顔者臣固未之見況求疎遠草莱之士如富弼蘇軾之流豈易得哉宜其寂寥而無聞也今朝廷艱難至此極矣陛下親馭戎輅以捍

大敵因災異以求直言雖拯焚救溺未足喻其急也若依常格薦士儻或有之俟其進卷稍中程度方許召試又有過閣六論行遣迂緩比至大廷非假以歲月未易集也此豈陛下今日因天變求言之本意哉臣恐或者妄議陛下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雖臣亦竊疑之臣在宣和間初除尚書郎例合進對方是時也權倖當路姦邪充斥臣懷不能已力陳一二弊事首以開言路為說大臣惡之謫臣知桂州陽朔縣事況臣今日蒙

被陛下奬遇致位通顯當國家禍亂之後強敵偽齊日以窺覘加以天變如此陛下焭然在疚下詔丁寧旁求直諒之士冀聞藥石之言可謂切矣而臣久稽明詔罪無可逃臣竊惟方今小大之臣百司庶府無言責者既不復論事但時因轉對誦陳言以塞責而已陛下所賴以周知四方利病朝政闕失繩人主之愆違辨臣鄰之邪正者不過三五臺諫官耳自古天子有爭臣七人唐制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各四人左右拾遺補闕各四人

共十有六人國朝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正言各二人常不下六七人專論人主過失夫人非堯舜誰能無過賴諫臣以正救之耳御史者邦之司直專以排擊姦邪為職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本朝因之雖其數或有增損未嘗闕也故自三公宰執侍從百司力敵勢均一非其人咸得論奏故能排權倖於進用之始折禍亂於未萌之前其任豈不重哉陛下即位以来臺臣諫官預

言事之列不過二三人而中丞諫議久虛其位豈士大夫懷姦朋比能以忠實事陛下未易得邪何久而不除也如其不然士大夫未嘗負陛下而陛下疑之是陛下自塗其耳目也大抵人主意向雖一嚬一笑之間衆得而窺伺之其應如響在陛下所行何如耳陛下用一骨鯁之士則在位皆節儉正直而萬物吐氣矣陛下用一諛佞之人則在位皆持禄保寵小人無忌憚矣其利害豈不萬萬哉臣久去闕廷身紆郡紱寵禄既優無所裨

補重念忠臣雖在畎畝義不忘君偶因明問輙復妄發狂瞽之言仰瀆冕旒之聽死有餘罪惟陛下赦其愚而採聽焉

著作郎張嵲因對言吳蜀脣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遼夐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為要又言自駐蹕吳

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為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為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高宗時章誼乞謹選執政大臣上奏曰臣聞人主繼天而為之子宰相代天工而熙庶績百辟卿士猶日月四時運行而不息者也如此則君無為而逸臣有為而勞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自堯舜禹湯文

武以來未之有改也今陛下即位累年于兹求治甚切宵衣旰食焦勞憂慄於廟堂之上而羣臣奉令承教優游逸樂於下真所謂本末倒置上下易位以此求治是適越而北轅也敵國内侵誰為陛下建攘却之策者盜賊紛擾誰為陛下言消弭之術者財用匱乏人民流散宗社靡寧土疆日蹙執政大臣略無扶顛持危之意但以致身宰輔位高金多為樂即有緩急諉在奔走設使陛下覺悟或行罷免高可望開府大觀文次不失資政

節度使國勢微弱兵禍相纒九族分離二聖播越陛下獨受其無聊此臣所以疚心瀝膽願陛下慎選執政大臣之意陛下得二三賢執政慰天下之望弭邊陲之難而陛下優游無為責成仰治天下才智之士皆為陛下奔走自竭然後君臣之位正而治道得矣此天之道也非臣之臆說也惟聖主留神幸甚

誼又乞參稽衆論選擇大臣上奏曰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盖刑賞大政帝王不敢私

決擇也其好惡予奪必詢之衆庶謀之卿士以觀公議之所在然後用捨焉考之於經虞舜聖君也所用禹益伯夷之臣亦聖賢之臣也其未得也必始於疇咨其得之也乃由於僉舉是以孔子稱之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言得人之盛致治之美也後世朋比之臣懷私植黨欲鉗衆多之口以迷奪人主之視聽於是立為説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由是天子進退大臣不聞天下之公議而

執政用事之人引用黨與雷同瓦合日入於亂亡之域而人主始孤立矣今陛下所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唯二三執政也人或未充官或未備非降疇咨之命不足以得俊傑之才近者參知政事謝克家以疾辭位陛下深惟國計之重幸聽其請下掩大臣妨賢之誚外厭衆庶望治之情甚大惠也臣聞參知政事之選位亞宰司任重職大必咨僉諧之舉乃竦中外之聽如得其人日與宰相議論可否仰副陛下側席之求則安榮自此成禍

灾自此弭土疆自此復茍非其人治亂分矣孟軻有言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伏望陛下體虞舜好問之德覲孟軻察言之道公聽並觀參稽衆論慎極一時之選然後斷自聖心使毗大政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乞重宰相之責上奏曰臣竊見陛下御極以来五命相矣前此四相以不稱職而罷令皆從容閑曠不受憂責在彼未為失計也陛下之國勢日蹙宗社日危萬

官億姓六宫九族遷徙不常殆無容足之地此宰相誤
陛下也陛下終以論一相為人主之職而未嘗躬行威
斷其於禦戎大計未有指授臣恐又無以善其後矣夫
禦外患者必先定攻守之策成内政者必先操威福之
權宰相者為陛下擇攻守之人而佐陛下施賞罰之政
者也前此御營之兵宰相領之而急則奉陛下以趨攻
守之策何如哉賞罰喜怒不攷功罪自其已出威福之
權何如哉陛下誠能指授方略而責宰相以辟土疆躬

親聽斷以明賞罰則宰相之任雖專而宰相之責亦重委任責成期以歲月境外之患可弭中興之功可冀君臣並受其福豈不美歟

誼又論大臣數乞引去上奏曰臣竊觀日者大臣數為出入致煩陛下遣使宣諭傳詔勞問至於再三然後就職自春徂夏殆無虛月此雖於人臣進退之禮所不可廢而論其以誠事君自任以天下之重者恐未安也禮記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孔子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夫今之為陛下大臣者其除拜之始必自負其才以謂兵革可平盜賊可息土疆可復以此為已任故其嘉言讜議仰當上心是以受而不辭所謂量而後入也及其執政之後事有不遂其初心而求去者將必有說矣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則去焉可也力少而重未易任智小而大未易謀不能而止則去焉可也不然則功已成矣名已遂矣不伐其功不居其名體天之道引身而退則去焉可也今陛下聽言納諫其於

大臣奏請未嘗少却而大臣任陛下之事非功成名遂之時但數因人言乍去乍留此甚非大臣以道事君之義也臣謂大臣當為陛下建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以身任天下之責如樂毅之輔燕以破齊為任如種蠡之輔越以報吳為任如諸葛孔明之輔蜀以興復大漢為任如周公之輔成王以平三監滅淮夷為任誠以此自任則雖有流言飛語所不恤也大臣今日之事陛下其所任者何事其欲去者何事去就紛紜誠無益也

公孫弘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周公朞年而化臣弘尚竊遲之公孫弘何人哉能以天下自任如此臣願睿明深詔執事責其恢復之大功而使之勿為區區之苛禮捍外侮弭盜賊指日以冀當今之成效不勝大幸若其受任無功仰辜委寄雖曰進退有禮亦何以塞天下之望哉

誼又乞重監司之選上奏曰臣伏覩部使者之職號為外臺所以統治郡縣頒宣詔條廉問風俗任至重也前

世選授大槩有二欲諳練世務求之久次則惟其官欲簡拔俊良待以非常之舉則惟其人是以舜之四岳十二牧周之方伯連帥漢之州牧刺史唐之採訪觀察使其髙者咸預公卿之選下者亦秩真二千石所以用貴理賤求之久次也若夫圖事任職務在得人登賢選能唯恐不及則凡文學政事有一可稱風操識度在所甄録者雖無積月累歲之勞假以權發遣之號盖亦不待次而舉也近時委任頗異於此伏望聖明考此二端增

重部使者之職自非豪傑卓異之材且勿輕授上觀虞周下採漢唐使嘗歷從官卿監之人咸預茲選而與臺閣省寺之除更為出入不唯可以革去內重外輕之弊且復輶軒所至吏民有所矜式仰稱陛下知人任使之明不勝幸甚

誼又論劉綱合還鎮或隷一將帥上奏曰臣聞滁濠州鎮撫使劉綱昨在江東別無職守欲歸淮南軍衆乏食進退無據士卒散擾於是挺身自歸朝廷兾蒙措置而

羇旅累月每詣都堂宰執略不省顧端坐客次見士大夫輒流涕自言誠可憐憫臣愚以為劉綱果有罪犯自當早正典刑若猶可恕或其無罪則當付以職任無宜閑廢緣劉綱之父劉位身本農家頗富於財自靖康建炎以来出身衛國數平巨寇卒死於兵今劉綱所領皆其父部曲往往盡是莊客家僮若不令劉綱自行鈐束或聞劉綱貧困無歸決須散為盜賊别生變亂昔唐朱泚帥涇原以忠誠自歸既至長安拘留不遣一旦部曲

擁沘為亂幾亡唐室蓋亦當時措置乖誤也伏望聖慈
畧鑒前事特賜睿斷發遣劉綱還鎮或如岳飛體例領
其部曲隷一將帥使不失職不勝天下之幸
誼又論徽州知通棄城乞奨擢汪希旦上奏曰臣聞近
者張琪之兵自臨安府奔走侵犯徽州其徽州知通望
風棄城而遁六月十三日張琪人馬猶在臨安府之昌
化縣而十四日徽州已無官吏矣有寄居官汪希旦者
知官吏逃避之地自徽州城中折簡招致使回郡守禦

至十八日尚未有還任者遂具事因申尚書省樞密院至今張琪人馬未知所向徽州安危亦未可知而郡守通判尚未有申奏文字至朝廷者臣又不知本路帥臣監司曾無申發文字與汪希旦相繼而來者也夫郡守通判帥臣監司受任以守一州一路而盜發不知盜至不擊上不能聞之朝廷請兵討捕下不能躬率吏民力為戰守率皆奔走掩匿不以上聞此則畔官離次不勝其任矣如汪希旦者素非朝廷倚任投閑置散之人也

乃能憂國如此臣謂防秋甚近諸路帥臣監司知州通判所宜一例選擇悉付能臣則今年外患可却盜賊可息若委任非人復如徽州知通者將誤陛下立國之勢矣所有徽州知通朝廷固宜汰斥其汪希旦亦乞睿明量事獎擢以為人臣能否之勸

劉行簡上殿劄子曰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切於救弊事之弊者固非一端而尤以人材為急自古人主所與共天下之治者未嘗不屬之公卿大夫士必得真材實能

列于庶位徧為吾用猶懼有闕比歲以來乃或不然舉所謂材能者皆斥去之事孰與濟人材淪落莫甚斯時迄今垂二十年槁死寂寞之濵者不可勝數矣其幸而未擠於溝壑者於今亦無幾人可勝慨歎昔人或以十年不調白首為郎尚痛恨其不遇方之斯時猶未為失其所也臣以衰晚誤膺簡名自揆庸虛豈有深謀祕畫可以仰裨日新之政惟有振滞淹之説願以為獻伏望陛下深詔大臣搜舉向来擯斥委棄不用之士取其尤

者越次拔擢必皆仰戴恩德益輸忠藎于以共成治道

實非小補惟陛下留神裁擇

行簡又上疏曰李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

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

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闕宰相屢進不可帝曰朕得

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臣竊謂臣受知於君不以一時遇合為難而以知其心

之所存為不易太宗之於道裕也始棄其言卒乃用之

豈以疇昔之事為過而悔之歟曰不然太宗願治之主也其措心積慮未嘗不在於天下國家雖一事之疑必悔之況其平時欽恤用刑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而後定意太宗之斷未必為蹠而追悔不忘若是者豈恤刑之心誠有合耶嗚呼人主未嘗無願治之志然而不克有濟者誠不至而已矣茍出於誠則反覆念慮浸久而不忘惟其當而後已故於聽用之際有合於心者雖棄之於前而收之於後不以自慊也若德宗之於陸贄則

不然當危難時惟贄言是聽天下既定乃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焉以此一事足以觀人主之用心矣何必多耶

行簡又乞令侍從臺諫舉縣令疏曰臣聞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守令之任在古甚重其體惟均朝廷循襲故常漫不加擇唯郡守間嘗選除外縣令注擬悉歸銓曹臣竊以謂近民之官縣令為最豈得若此而況今日中外多故軍旅洊興安民保疆其事不一為縣令

者非但如前日出入阡陌勸督農桑謹期會簿書而已苟非其人為患滋大唐太宗嘗詔內外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無愁歎漢馮野王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然終不以與之蓋遴選如此臣愚以謂莫若倣古之意令侍從臺諫各舉所知可充縣令者若干人上之朝廷左右司置籍以備選用然後命監司守臣察縣令之不職者汰之以所籍姓名隨闕除授假以五品之服任滿稱職有進秩陞等之賞其治行

尤異者不次拔擢使之歆豔則人人激昂以赴事功舉
當者有重賞舉謬者有薄罰庶幾近民之官拔十得五
有以仰副陛下仁民愛物之意
權吏部侍郎廖剛論縣令劄子曰臣竊聞朝廷近日有
意遴選縣令此誠惠養元元之急務然古有郡守入為
三公郎官出宰百里惟外內無輕重之偏是以人榮其
官而樂於治民近世不然內重外輕至縣令為尤甚凡
督責難辦罪罰易及非他官比故人未有願為者拘於

格法不得已然後為之彼稍負才器可以得美官者未嘗過而問也然則奈何欲薦舉而使之為邪臣謂差注一付吏部而重其賞罰以為勸沮可也選人除軍功捕盜非實歷令丞二任不許改本等官京朝官非實歷知縣兩任必如祖宗法外不得為通判内不得為郎官其有治績顯著者優加旌別如漢增秩賜金之類而貪汙不法者又必重寘典憲如此則才者庶亦願就而妄作者有所憚矣蓋不必薦舉為可賴也昨者陛下嘗詔舉

為令者矣才者既有不顧就而其乞憐於親舊以得之者往往非才此其弊也且事故有要領使監司郡守皆擇得其人則視令之賢否而進退之正其職耳烏在遍天下之令皆選之於朝廷區區管見惟陛下裁擇

剛又論除中丞上殿劄子曰臣嘗聞唐文宗擢丁居晦為御史中丞謂宰相鄭覃曰朕嘗與居晦論世人言李杜元白為四絶如何居晦曰此非君上合論之事朕以此記得居晦可為御史中丞又謂牛僧孺可以為大夫

覃曰向為中丞頗不能擊搏恐非夙望文宗搖首曰不然鸞鳳自與鷹隼異羙此文宗任人之意也臣闒茸下材陛下不以其不肖擢居是職固不敢望古人萬分之一然臣伏讀訓詞責臣持大體以正國之紀綱有以見陛下之意與文宗合矣人主惟患不得論道經邦爕理陰陽之人與之躋一世於仁壽之域若乃區區藝文之末豈所留神者哉居晦之言宜有取於文宗也中丞執法固當維持邦憲擊去姦邪之為國害者乃捃摭細故

矜鮹爪於狐兎之微曾何足道覃之不察僧孺宜乎文宗不以為然臣願陛下不以文宗為無足法而忽其意臣亦不敢徇流俗之見專事苛察而忘大體也惟聖明鑒焉

剛又論朋黨劄子曰臣聞洪範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箕子為武王陳世之大法蓋帝王不易之常道也若

好惡悖於正理偏黨徇其私心則不能蕩蕩如天之大平平如天之明失所謂大中至正之道矣會歸其有極大中至正之謂也人君惟以大中至正之道照臨百官無有愛惡無有戚疎一視同仁則萬邦黎獻化上之德亦將惟皇之極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烏有所謂朋黨者哉蓋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薄海内外無小無大孰非吾之臣子無賢無不肖孰不欲媚于天子以求其所欲此戴天履地者之常情也然而後世乃有朋

比之徒結為死黨或至於相與欺君罔上而不顧者何哉臣嘗思其故矣請試為陛下言之今夫人主以甲為朋黨也方與乙共治之惟乙之徒是與惟甲之徒是惡他日以乙為朋黨也則又與丙共治之惟丙之徒是與惟乙之徒是惡乃至更出迭入亦莫不然此朋黨之弊所以至於牢不可破也何則利害有以怵之彼慮其所終則其勢不得不然耳故臣嘗謂朋黨之名雖生於君子小人之相鬩其實人君有以致之也誠使王道明於

上善惡別白仁賢不肖襲情疑在位在野各安其分則朋黨何自而興乎臣每聞聖訓常自謂於物無心有以見廣大之德與天地合矣然至於論臣下朋附之迹則未免有彼此之間臣故不避誅責輒以是為言也願陛下垂日月之明而惟君子小人是辨鑒往代之失而惟皇極之道是遵賢則用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援引而必疑之哉猥瑣無用則置之豈曰彼之黨嘗所擯棄而必録之哉若進若退若取若舍初無係吝於其間而必合天

下之至公此所謂皇極之道也如是則君子之徒莫不以類而進萃聚於朝志同謀合濟濟其和而天下之人方且胥慶以為得人雖有姦慝不得厚誣以為朋黨矣凡以朝廷清明君子小人之分素定初無可疑故也由是觀之大中至正之道行則朋黨不革而自消是誠在我而已惟睿明不以臣言為迂而加採擇焉天下幸甚

剛又奏曰臣聞易以内君子而外小人為天地交泰之時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泰之道也反是則為否而天

下無邦矣人君之處君子小人可不謹哉盖小人未嘗無適用之才固不必盡廢然而必外之者謏言足以惑人主之聰明非事足以亂人主之心志一容其身則膠固而不可去仲尼論為邦貴於遠佞人者以此臣願陛下選任之際每加察焉旌别淑慝無使小人得間於君子庶幾朝廷清明風俗純一在位皆有羔羊之德而詩人無候人之刺矣不亦善乎

胡寅上疏曰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

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憙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司馬光韙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憙平之失出於當時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

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於立法此與三互同為後世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忌不廣示天下哉

寅又上疏曰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緣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若得其人則能奉行寛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壊植散羣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

可輕也軍興以来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礙皆許奏辟於是詐官負罪姦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至朝廷參銓部者咸輻湊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又況鼎州昨緣程昌禹借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為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乞因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残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注其未出官無歷任曽犯

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叙復或無出身告勑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輒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礙辟差庶幾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掉棄兵刃復縁南畆以臣愚見不以諸般拘礙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校書郎王十朋輪對劄子曰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懐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𠕇𠕇咸謂敵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

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羣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為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踈且殆矣自建炎至今敵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為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强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為畏乘我稍怠長驅而

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盖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能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霸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歷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略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謡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彦博富弼為相朝士相

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外若内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帥者今乃投閑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泯没其材内為讒邪之所娼忌外為敵人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欝臣願陛下斷然為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

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為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為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為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為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為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為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

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禄或巳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荆襄江淮間以為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小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為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正言陳淵論用有德上奏曰天下之士有有德者有

有才者有有智者人君用之唯其宜而已智者謀之才者辦之有德者守之是三者闕一不可用或偏焉必不能有所濟矣故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才智與有德者之謂也或曰治平之時唯德是任艱難之際所當用者才與智而已是不然夫有德者何施而不可昔高帝定天下天下所謂傑然者三人既以為其腹心爪牙之用矣其餘如曹參周勃陳平亦皆足以相國才智之徒蓋不少也然必待四老人者出以傅太

子然後漢室以安光武中興寇鄧耿賈之流二十八人者依乘風雲俱有可稱所謂才智者亦衆矣然必起良吏卓茂以為太傅然後風俗以變由是言之才智之士艱難之時雖不可無而有德者亦不宜忽矣

淵又論用老成上奏曰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謬方少年恃其天資過人盛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終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

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尊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嘗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跂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況於不及二君而欲棄

老成人未見其可也

虞允文奏還吏部侍郎汪應辰除知衢州詞頭疏曰臣聞士君子之進退去留必觀於時時當去而不去傷乎廉時當留而不留傷乎義廉義舉而公議定矣今强敵犯江邊境多事君父勤宵旰之憂乃智者効謀勇者効力忘家報國之時也應辰蚤歲以文章决科陛下親擢為第一賜名之寵多士至今歆豔年甫四十又蒙親擢為言語侍從之臣不為不遭遇矣一旦無故補外廷紳

之論咸疑之謂應辰之才望實周於世用朝廷若藉其才望以禦外侮則衢之為郡不為要邊若以其罪當黜則不明言其罪以正其當黜之名若出於應辰之請則有傷於事君之義而非書生報國之本心也應辰之去名既不正茍不以為非則援引而求去者繼出而紛紛矣多事之時如使人材相繼去國此物論所以為朝廷惜也臣愚欲望睿慈將應辰衢州之命特賜追寢且令依舊在職以待後日或有任使庶幾朝廷百僚各安其

職不為苟去之計而公議自定更乞自宸衷裁酌施行

武義大夫曹勛上書曰臣聞官者勵世磨鈍者也人者

嚮德慕名者也官得其宜則事辦而功就人樂其事則

功倍而邦寧故聖王觀向順宜因事制法所以勵人厚

國也恭惟陛下建中興之業必制中興之典然後驅一

世之民而成興王之功臣欲乞如古制為武功官賞十

等惟寵戰功它賞不與每授令繫於銜官同則以此高

之寄院别置籍記載其名謂之入等則不次召用陞擢

使令庶約功而得死節革濫而收實才方時右武於是在焉或可施行乞下臣具等格聞奏

帝嘗詔權禮部侍郎周必大同王之竒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

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

必大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必大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閒暇之日

吏部侍郎洪遵薦王玨奏狀曰臣伏覩降授右朝散大

夫王珏廉勤公明所至可述頃為夔州湖北路轉運判官每出按屬部盡以隨行胥吏閉之一室臨當啓途須衆吏上馬已然後乃去雖供帳帟幕亦只用漕司者至於薪水芻粟不得已合用者皆估計其直給錢償之州縣無秋毫之費民間詞訴躬親聽決無一不得其平者部内贓吏望風斂迹不敢復肆嘗於武昌築堤外遏江漲内灌民田行旅農人均被其賜兩道歌詠其政以為近所無有前知真州到任才五月官無乏事又能取其

羸餘積米數千石以為来歲軍儲之備拊循凋郡日不暇給千里之民上下便安之一時諸司以激濁揚清為職既不能薦反以羅織成罪按章所言類無實迹而使之錮於聖世人以為寃誠如近降指揮所謂有公累而其材實可用者起之閑廢必能趨事赴功如蒙朝廷拔拭付以煩劇去處施之政事當有可觀臣今先次舉到王珏一員保任終身如犯贓及不職甘與同罪謹録奏聞

紹興中遵又薦用林珦上奏曰右臣伏覩右通直郎新
差通判福州軍州事林珦本出書生敏於為政治民有
愛利之行持已有公廉之稱昨知宣州宣城縣縣有筸
岳豐稔兩陂遏溪水以溉田自政和初為水所壊莫能
修復並陂之民歳常苦旱珦修治朞月而畢高山之頂
皆為良田明年宣城大水破圩田一百六十餘所而陂
口不動百姓更名曰林公泉後知常州無錫縣舊例令
佐四廳催科浮民得以為姦號為雜催者至七百餘人

因緣侵漁人蒙其害經界覆實官在縣置枷械於門追呼自便又於太保長名下勒取丁口圖帳七千餘本皆魚鱗細圖期限嚴峻遂以重價就買官中本送納珦始至之日即時禁止又戶長催科舊以五日一比較有逃絕則令償填有逋緩則加杖責徒為苛擾元不集事珦親行鐫諭盡革宿弊是年官物不出省限皆足而戶長未嘗輒追一人到官酒壚茶肆至無村民之跡差役有闕人爭先為之及為邵武軍通判有水口土軍擅開武

庫被甲持刃驚動遠邇珣以計撫定得其首惡四人按誅之餘一無所問先是和平大寺兩寨戍卒循習縱肆官吏不能彈壓自此為之帖然凡平時能害齊民如公吏弓手亡賴子弟及詐為秀才宗室者以事詣曹窮治不貸悉皆斂迹一郡方安其惠化實緣小人誣譖遂以罷去今朝廷雖知其有寃起倅藩府然尚待遠次未究設施臣與珣初不相識采之士大夫公議知其所為所行灼然有大過人者臣今保舉堪充繁劇州郡守臣任

使臣除已舉王珏外今來所舉林珣係第二員如蒙朝廷擢用後其人終身犯贓及不職臣甘與同罪謹録奏聞

遵又薦胡瓆上奏曰右臣伏覩左從事郎胡瓆學古為政勤身奉公嘗為洪州豐城令邑當水陸之衝民狡吏頑素號繁劇前政或坐應辦不登或縁獄訟不理多以罪去惟瓆興利除害抑彊扶弱痛治豪猾之撓政者善良得以安堵諸司率皆薦之如蒙朝廷旌擢付之大縣

必有可觀臣今保舉堪任知縣縣令如後不如所舉臣甘與同罪臣除巳舉過左宣教郎羅鞏外今来所舉係第二員謹録奏聞

左正言鄧肅辭免除左正言第十三劄子曰臣嘗觀宣和司諫髙伯振觀望王甫不敢誰何每出傳呼諫官道路之人皆得以慢罵之靖康諫議洪芻阿附耿南仲不恤國難一日過朱雀門羣小擁其馬以數之曰國步如此爾所諫者何事彼二人者方其巧為身謀以竊禁從

往往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欺君之罪重於欺天故伯振死於白刃而洪芻流於海島皆天有以罰之也臣誤蒙三朝之知實縁論事宣和之末嘗進乞罷花石詩羣臣欲置於死地上皇赦之仍欲名對靖康之初賜對便殿力詆權臣當時指以為狂而淵聖容之尚寘於寺監令年不食楚粟飢餓殆不能行萬死一生奔赴行在陛下即擢於言路初望天顔遽論宰執必待其去臣言乃已當時士夫謂臣必踵張所吳給之轍矣而陛下錫臣以

五品之服且褒以聖語謂臣論事正當甚可取顧臣何人上蒙聖眷如此雖瀝臣之血而膾臣之肝不足以謝天地之德也然臣之職則諫臣也若陛下曰然而臣亦曰然若陛下曰否而臣亦曰否是奉天子者也非諫天子者也雖聖德眷遇未即賜罪然臣獨不愧於心乎獨不愧於天地神明乎今雖可免異日將何如哉不為啇伯振即為洪芻矣此臣愚所以日夕惶恐而未知死所也竊惟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

綱於賊所而任之以鈞衡其待之非不専而禮之非不厚然李綱學雖正而術踈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上副眷注之誠矣惟陛下甞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嚴甚此臣所以竊有疑也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亦何所據而言之臣若覬望豈復敢言臣愛君其敢默默乎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五月之間略無統領民心茫然將無所適從矣及李綱措置不一月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

哉偽楚之臣罪當萬死前日紛紛皆在朝廷李綱先乞逐逆臣張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今綱既去則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廷政事乖矣兩河無兵則敵人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昔者宣王所以為中興之主者内脩政事外服遠人而已陛下聖德過於周宣所以修政事而服遠人者豈可後哉李綱一日之長亦惟陛下采之

御史中丞張守論差李公彦李正民權官不當劄子曰

臣聞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葢朝廷施設不問大小當則人心服否則人心離在廟堂跬步之間而利害實繫於四方萬里之遠不可不慎也伏見太常少卿減為一員近自外召黎確為太常少卿促赴行在視事之二日又除李公彦為太常少卿交割職事臣所未諭使公彦賢於確即當降旨罷確而用公彦不然則是重疊除授也既知重疊除授即當改正今踰旬日未聞施行若以罷確為是耶而確亦久以行著名稱士論

未以為非也又伏見中書舍人有闕祖宗故事差起居舍人兼權又闕即差它官今董逌為右史而差左司員外郎李正民權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逌即當便用正民為中書舍人不然即是董逌不學無文也逌不學無文則不當擢為右史若曰逌不可權攝邪而逌亦久以文學著稱士論亦未以為不可也無故罷黎確而用李公彦疑其厚於公彦然人必以為公彦攘之恐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亦恐攘奪之風自是起矣近捨

董逌而遠取李正民未必薄於董逌然人不能無疑而逌亦無以自安恐非以禮處人之意也亦恐祖宗故事自是廢矣方今號令不行紀綱未立舉措之間人心所繫伏乞詔大臣詳酌改正施行

守為殿中侍御史論增置教授狀曰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採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不測之禍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

敵境西京關陜尚為敵巢邊亭無卧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關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秘四方萬里不能户知但見詔㫖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寜以来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餼廪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甚愈於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

此撥遣滯留臣聞為官擇人未有為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禄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改制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為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来舊置教授窠闕因以除授誰

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為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

守又狀曰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為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為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回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扞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

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經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為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為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来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禄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為然也又況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於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

固亦明甚又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敵人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為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之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天下幸甚

呂頤浩論黜浮薄之士上奏曰臣前日與宰執進呈潘棐差充川陝宣諭官李愿下幹辦公事面奉聖訓令說與李愿潘棐比因上殿觀其為人頗輕浮不可全信此行秖以棐久在西方知川陝人意俻詢問爾夫潘棐臣

素不識之但曾名至都堂觀其為人有口辯善談論然舉止輕儇議論押闔政如聖訓臣與宰執退而仰嘆睿照精明以此推之人之才否忠佞豈能少逃於聖鑒臣嘗觀自古立功立事之人皆剛毅木訥重厚寡言其輕儇辯捷之人聽其言雖可喜使之臨事非惟鮮克有濟亦往往至於敗事故自古聽言之際尤不敢忽昔張釋之對漢文帝以謂絳侯東陽侯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風靡

不可不察釋之之論是矣唐德宗寵任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衆所不敢言延齡處之不疑德宗雖頗知其詭譎但以好詆毀人兾聞外事故親厚之韋渠牟形神浮躁有口辯德宗親信之此二人者皆以辯捷變亂是非唐政不綱孔子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也臣願

陛下日後引對臣僚之際更加詳審察其趣向而用之庶幾所進擢者皆重厚沈毅之人而退黜輕儇浮薄之士使小人不得間君子則可以立功立事恊濟中興之

大業矣臣不勝拳拳之至

秘書正字張孝祥論涵養人才劄子上奏曰臣聞國勢之强弱不係於土地之廣狹甲兵之利鈍而係夫人才所謂人才者有二焉文章足以藻飾治具風采足以羽儀薦紳此平時用之而有餘者也靜有以察未形之機動有以應方來之變如藥石真可療病如穀粟真可救飢此則平時既未嘗涵養蓄儲而羽檄交馳之際則又不可頃刻而無此者也恭惟陛下以天縱之聖躬履興

運而宵旰求治深思遠慮將以遺子孫萬世之安搜羅
人才惟恐或失所謂藻飾治具羽儀薦紳者固自不乏
然臣區區之忠猶効此言者誠懼夫實用之才尚少也
夫楩楠杞梓自拱把知其為良然不假之以歲月培壅
封植遽責之以任重鮮有不撓折者是人才貴夫涵養
欲望聖慈深詔二三大臣俾更廣求實才可用之人善
謀能斷文不足而質有餘者置之中都扶持長養屢試
熟察以須其成在平時則隆國勢以折未萌於緩急則

受任奔走禦侮捍患無不可者誠得一二十輩森布在列則陛下可以垂拱無為固宗社於盤石而二三大臣亦可以優游怡愉於廟堂之上而無所事矣

樞密行府參謀鄭剛中請除罪籍上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内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特與甄叙臣切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録者

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錙銖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叙復者即依本等叙復内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劉豫廢奪者永不在甄叙之限庶幾功罪兩平衆論惟允

剛中又乞委任李寀上奏曰臣竊觀四牡勞使者之詩也序詩者謂有功而見知則說矣臣昨日上殿因稟奏

江西盜賊聖訓以李寀恐不能辨了此事臣退而有疑朝廷頃以江西多盜恐州縣不能存撫至於失業遣察官採訪措置而名以宣諭此寀奉使之指也為寀者布宣德意按察官吏訪求致盜之端講究弭盜之術則寀之事舉矣至於討捕誅戮則非兵不可猶一病人陛下方命醫視之而藥未具也為醫者觀其形色審其氣候其處納邪其處受病歸告主人使具藥而攻之則醫之事舉矣江西之盜在處皆有而虔吉最甚江西之兵合

不過三二千人餘皆土軍廵尉之屬與賊不相當也深山峻谷如窟如巢兵至散而民兵退聚而盜寀將所有之兵分布搜討能當幾處筠州黄十五負險不服寀方督申世景圍捕而處吉衆撫接連湖南諸處往往三五百人成羣出沒此盖盜多兵少力所不及也非擁兵坐視而徒以招安為事也若謂寀出使之日便不帶兵前去則寀之意豈不以數郡皆有盜賊根株連結自非得其要領未易進兵又恐前期遣發重有勞費是猶醫者

欲見病然後求藥於朝廷爾寀之策非不善也如聞寀自到江西展體盡力一路官吏遂皆究心數千里之外利害動息皆便到朝廷此其為補亦非小小雖未可謂之有功陛下亦當知而使之說矣得無有告陛下者曰李寀授之以兵而不欲今果不辦矣信有是也則願陛下思朝廷所以遣寀之意本不專使捕賊而寀所以先措畫招安者蓋坐無兵今朝廷方分遣大兵隨張守以去亦須得寀徧歷諸郡詳究利害使民間知朝廷專有

耳目之官與之採訪上下感懼而平定有期若謂寀無功於江西而不令究其施設則前日遣使之意虛矣願闡燭微之睿旁昭靡監之臣臣不勝區區

剛中又論人才上奏曰臣聞世之論治道者莫不以求才為急夫人君以一身之微受寄託之重孰不欲與賢智共之然用之不因所長則得之雖多寧有補於治道乎大抵用才如用藥苓朮參桂徒聚之無益也惟寒温緩急各因其性然後有起病之功不然是與無藥等爾

道德才智徒取之無益也惟長短小大各隨其能然後有致治之效不然是與無才等爾臯禹稷契夔龍伯益皆一世俊傑舜知用之至於禮樂刑政各不失其所付茲其所以聖歟陛下履中徽之運圖復古之功以禮為羅賢俊並致臣子雖一介無它技而盛德包覆皆所不遺是則無才者非今日之患而量才任用者正所急爾昔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决公孫揮善辭令裨諶善謀而鄭國之政常使裨諶謀可否簡子斷之公孫為辭

令成乃付子太叔行之是以無敗事也陛下以至誠之意昭日月之明何所不察區區之言尚願陛下因任羣材使小大之臣各迪有功且無用非所長之失則消埃之微或有補於萬分惟陛下留神省察與三數大臣圖之

剛中又乞留曾開罷柳約名命上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侍郎衆論疑惑開之所坐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

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論議使事略有異同遂至牴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今此通和之事無非審處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羣臣條奏利害一二來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

其所以致罷者而弗得無乃開戇愚太甚有至妄發狂
瞽之言聖人初有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
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名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為
人陛下當自知之事童貫而求其薦事路真官而問其
術奸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之
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
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來陛下雖未必侍從之開
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

来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曽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来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虚心屈已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虜使遠来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羣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事者自懐無遠見之羞脫或不成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陛

下南渡以来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籍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開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思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縷縷之言期以報陛下而已矣上瀆天威罪當萬死惟聖慈幸赦之

剛中又論久任良郡守上奏曰臣聞人君張官置吏欲其以實德惠民而已官吏不能皆良而畏朝廷之責故虛文之弊由之以生臣頃以責實之說區區為陛下言之退而又為陛下求所以革虛文之道其莫如久任乎夫吏員之冗無如今日久任之說非所宜言而臣所謂久任者謂良郡守也郡守不良者易而去之一方之福其有安便風俗百姓信愛確然能布宣上意使實惠被民者大抵閱三數政而得一人輕為奪之為害多矣臣

親見州郡長吏更易之際非但公私費耗迎送煩擾文書獄訟變移之弊為不可言往往上下苟且人情弛慢踰時未定既而長吏者至風俗不能周知利害不能徧察慮朝廷督辦有條苟不誕謾以紓一時之急則無以塞責況復遷延歲月得更易而去則其自為謀者善矣此所以忍為虛文而不顧也幸而得一良吏教令已孚績用方著朝廷亦何苦奪此而與彼乎謂欲以旌其能則增秩賜金之典可按而行也或謂臣曰守令之選既

有成法令無遽易者矣如臣所聞或三兩月或半歲久者亦不至於成資而罷是法雖具有時而廢也前史謂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臣願陛下申嚴成法重長吏之遷從可乎令有治狀者亦可賜金增秩俟其終滿名用之未晚也聖人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陛下留意行之臣恐州縣虛文之弊自此可息

右僕射呂擠奏曰臣自歷官以來荷累朝黼扆之知茲

者又蒙聖恩爲臣比經艱難粗立功效擢寘宰輔臣敢不仰體眷禮優厚雖糜骨粉身亦恐未能圖報天地父母之德苟有所見安忍不爲陛下別白詳言之臣竊攷祖宗留意人才度越前代是以元祐間名儒鉅公相繼而出人亦各奮已長陛下聖學高明博觀圖史此不能逃睿鑒矣惟是王安石首先變亂祖宗法度紹聖間章惇蔡京蔡卞兄弟之徒各快私意以忠爲邪以邪爲忠將元祐諸人累更竄逐衣食不繼歿于遐荒海嶠者甚

多子孫禁錮貧悴異常人至于今寃之而悖輩忍為是舉豈不有負國家耶臣區區愚見今陛下六飛雖暫駐吳會然臣恭料宸衷仰思二聖之心瞻念陵寢恢復境土則未始一日而忘也如元祐諸人經隔歲月並未曽追復官職依條格合得恩數亦不曽給付雖其間有子孫族屬緣兵火之後捨鄉里墳墓隨車駕南来者甚衆然尚有淪陷北界者亦多欲乞聖慈廓獨照之明廣好生之恵不以臣為僭率貸其狂妄將元祐臣僚命有司

條具經遷責之人並例復元授官爵子孫合陳乞恩數
照應格法放行庶幾南来之族無不感戴鴻覆之澤在
北界之家亦知陛下懷思中原淪陷名臣之族痛念向
来皆由姦邪誤國宗社播遷而一朝盡還其父祖官爵
恩澤人非木石安得不銘佩陛下耶臣今所乞亦恐敵
詐而叵測先將元祐之家子孫用之本朝則所失愈多
後雖欲為亦無及矣更望睿慈不下臣此章只作聖意
批出庶幾遠邇存殁皆戴陛下矣冒瀆天聰臣無任怔

惶戰慄之至

范宗尹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録用戸部侍郎季陵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㧞拭攻者踵来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来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饕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者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

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

馮當可論守令銓選上奏曰臣竊謂於民至親莫如守令守令之選難得其人當今銓選所行並依格法格法所當與雖庸謬之資有司不得而奪格法不當與雖循良之才有司不得而與天下論者皆言欲救其弊莫若任人或使內外薦揚或令主者銓擇然風俗弊壞為日

既久奉公竭節蓋鮮其人或恐銓擇任情薦揚非實誠無益於救弊徒妄至於紛紜而已臣愚願陛下謹擇監司勿以輕授監司陛下耳目之臣也苟得嚴明督察之才風采一路黜陟其廉汙廢置其賢否下吏有所矜式小民有所告訴則雖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前州縣非才誠非所患自軍興已後民力彫弊重以漁擾民愈不堪守令之多陛下豈能為民盡擇今天下監司不過數十人耳少加簡拔不患無才陛下付授之際往往亦將

視其資格之高卑不復論其人才之可否健者以趨期會為急懦者以不生事為賢至於刺舉精明使州郡望風畏縮者未之見也陛下愛民如子民國之本也守令虐民國之巨蠹也監司刺舉守令之精鑒也伏惟少留
聖慮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四十三